

长篇小说

中国首部三线国防建设题材

凸凹著

DA SAN XIAN

大三线



成都凸凹

著

成都凸凹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三线/成都凸凹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43-2834-9

I. ①大… II. ①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21158号

大三线

作 者 成都凸凹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8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834-9
定 价 48.00元

谨以本书献给那些在三线建设中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为开发中国大西部做出重要贡献的无名英雄们

关于生活的露天电影

——写在《大三线》出版之前

对于生活这场戏剧的解说，凸凹选择了一个绝妙的角度，可以让他看起来似笑又似哭。

他把人生的戏剧的背景挂在遥远的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美国在东南沿海步步紧逼，年轻的共和国正开始她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多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三线建设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虽然三线建设也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但是由于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从三线建设的缘起、发轫、高潮、式微、衰落，这场牵动千万人迁徙、几乎影响了一代军工知识分子命运的庞大工程就像一个巨大的车轮，碾压、粘连着无数人的命运，将他们由低谷带上高处，再由高处运至低谷。

当年的建设者带着梦想和知识来到了人迹罕至的深山荒漠，在与当地人的融合共处中出现了无数戏剧化的元素：这里有生活观念的碰撞、理想

对现实的妥协、价值观的转变、对新生事物和权力的莫名敬畏、“地位悬殊”的爱情、“盛景不再”的失落、信念与道德轰然坍塌的刻骨铭心……所有这一切的戏剧性元素集中展现在三线建设独特的兴衰史中，几乎包括了六十多年来每次剧烈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典型和深层次问题。无论是牛大荣、崔不觉还是陈大为、佟哑花，在读者将要看到的七场黑色喜剧的大幕拉开之时，这些“主角”必须依据生活随手涂抹的剧本演绎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欢离合、生死契阔。而这七场黑色喜剧中的人物、故事紧密相连，时间节点互相契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命运之网……读这本书，就像儿时的露天电影，我们和读者一起在黑暗中，虽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却同样在看着网中上演的荣耀与屈辱、温情和搏杀。

在书稿的审读过程中，我看到凸凹走过了一场艰难的跋涉。他努力地板起面孔掩饰自己内心的波澜，但始终相信光明永存。在他的笔下，这壮阔时代的一隅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耀眼的理想。是的，永恒前进的生活何尝不是也如此呢？尽管有那么多的磨难，毕竟他们青春的热血和钟情的事业融在了一起，浇铸成这个年轻共和国前行道路上的一块青石，使她从贫困和伤痛中走来，向着光明而去。

露天电影结束，我愿意和读者们一起站起身来，在黑暗中为他们鼓掌。愿那掌声充满敬意，经久不衰。

现代出版社 李鹏

人物表

【主要人物】

陈大为：笔名涂鸦。航天部某技校毕业入9401厂4车间当工艺员。“电大”毕业后，先后在厂技术科、厂办工作，之后调032基地报社，再到成都任9401厂三产公司老总，再后调地方政府。单恋佟哑花。爱好文学与打球。与老婆蒿蒿生有一子，名蝌蚪。

崔不觉：男。航天专家。民国北京军火商之子。国外留学归来进入国防科研单位，1968年主动离京到西南深山三线单位9401厂工作。兼任厂男篮教练。在厂技术科工作期间与陈大为有过师徒之谊。后患心脏病死亡。

蓝亦汪：男。9401厂工会俱乐部干部，诗人。因“《黑太阳》诗歌事件”下海，成为上市企业吉诺尔药业董事长助理兼驻藏办主任。

牛大荣：9401厂铣工，陈大为表哥，因保密图纸失窃案入狱。出狱后，寻找陷害他的人。因造枪再次入狱，死于越狱中枪。

佟哑花：9401厂“厂花”，陈大为技校同学，厂技术科设计员，厂女篮替补队员，追求展二娃并与之结婚。

【其他人物】

皇繁简：男。其父皇甫知秋为北京某部副部长。离京下乡并参工至9401厂。陈大为“电大”同学。爱好文学与球类。后为厂领导、基地领导。

蒯师傅：男。老红军、老军工。皇繁简父亲老部下，崔不觉在北京工厂时的忘年交。因救崔不觉死于非命。

展二娃：9401厂“球王”，15车间装配工，陈大为篮球师傅。迷过看黄色录像，随工厂调迁至成都后生活落魄。

炸弹：9401厂工人，厂男篮主力。被妻齐巧巧抛弃后“下海”，遂成暴发户。后在北京街头死于车祸。

褚书记：女。先为9401厂政治部主任，后为厂党委副书记兼金沙工农区委书记。

小姜：9401厂4车间团支部书记，电工，褚副书记女儿，追逐文磊不成。离开三线随家返京后，又回到沟里。后成为成都大款。高一时曾被蒯老四追逐。

文磊：男。毕业于国防科大，“文革”后首批大学生。9401厂4车间工艺员。后考研离厂，并最终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杏花：江西农村妇女，蒯师傅之妻。后嫁崔不觉。

蒯氏兄弟：五人，号9401厂“五虎将”，蒯师傅与杏花所生。

七仙女：七女孩，其中，五位为蒯师傅与杏花所生，两位为崔不觉与杏花所生。

赵小莉：9401厂所在地半滩乡副乡长女儿，牛大荣第三任女友，后嫁蒯老四。死于非命。

赵以眉：网名“东山哑鸟”，办有公司。牛大荣、赵小莉亲子。死于非命。

洪不渐：9401厂37车间木模工，厂诗社发起人。老婆吕大姐系小青师姐。

小青：男。贵州人。9401厂4车间维修工，外号“滚龙”。爱好诗。先后为牛大荣、陈大为室友。

小宋：男。北京人。9401厂15车间铆工，外号“球毛”。先后为牛大荣、陈大为室友。小白丈夫。

小齐：蒯师傅徒弟，9401厂机动科科长，齐巧巧父亲。

黑莉：9401厂广播室播音员。先恋蓝亦汪，成为褚副书记儿子女友后离开三线去了北京。

阳涌：男。9401厂情报处技术员，颜色主义诗社成员，后为北京媒体人。

小白：9401厂诗社成员，蓝亦汪女友。

宁宁：成都高校学生，涂鸦女友。

瞎眼牧羊女：名花儿，老红军孙女，9401厂所在地村姑。历经“4·1盗枪案”后，变得半疯半傻。

肖科长：男。9401厂保卫科长，后随机构升格为处长。儿子为副厂长。

菊花：金沙工农区41公里附近菜农，牛大荣首任女友。

燕子：金沙工农区529商店51公里店售货员，菊花远房表妹，牛大荣第二任女友。与蒯老三有染。

邱二姐：女。9401厂技术科资料员，牛大荣老乡。

艾承强：男。外号“艾打仗”，从前方厂调入9401厂的车工。牛大荣造枪师傅。死于民兵打靶中枪。

章厂长：男。9401厂首任厂长。爬过草地，翻过雪山，读过延安抗大。共和国大校军衔。业余爱好篮球。

黄金甲：男，蝌蚪同学，富二代，开发商。

木木：女，本名伊乙木，博士，网络游戏设计师。

乱劈柴：枪贩子，崔蒯家族“七仙女”六丫头崔箭箭的儿子。后入狱。

目 录

CONTENTS

人物表	/01
第一章 保密费	/001
第二章 球时代	/037
第三章 花儿与手枪	/101
第四章 时刻准备打仗	/125
第五章 颜色	/147
第六章 睡觉问题	/211
第七章 我要一把枪	/251
后记	/293

第一章
保密费



保密费，挂在军工单位脖子上
一把金锁，一把银锁
胸前，摇啊摇

美蒋特务，进山，出山
尖脑袋钻得进锁孔，啤酒肚变不成钥匙

美蒋特务，帅气，妩媚
佩无声手枪——个个都是男特务

女特务，不信邪
不爱厂址不喜图，番号也不记

保密费，着厂服，交女友
交的都是女特务

女特务，十八岁，如花似玉
牛师傅，十八元，如玉似花

保密费：时间的小鸟
生儿育女。操京腔，说外省话

酒也说话
你打开我，我打开你
家族秘密，酒的左下

——《保密费》

—

9401是块摊得很开的大饼，一口吃掉它是不可能的，得分成9、4、0、1，甚至分成3+3+3、2+2、0-0、2-1，一口啄一小嘴，慢慢嚼下它。

想来想去，我决定先嚼崔工，然后由崔工扯出牛大荣。

崔工知道我会写9401，也知道他迟早会成为我笔下的人物，但他至死也不知道，我写9401，竟会拿他开笔。

当然，牛大荣至死也不知道，写牛大荣，却不从牛大荣写起。

无论崔工，还是牛大荣，与我的关系，可谓手心手背都是肉，写这两个人物，真个让人颇费周章。

再费周章，也得开始，一二三，开始吧——

成都东郊龙泉县有很大一个地块，几百上千亩吧，地块上有房子，有草坪，有道路，有通透式围墙。它是一家央企，承担着国家安全防御方面科研生产任务的央企。我站在它的大门外，对着门边吊牌上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研究院新长城机电厂”字样，反复看，直看得一眼红如桃花，一眼黑如煤汤，才看到了吊牌背面，看见了9401。当然，也看见了坐在47公里路边小餐馆整酒的崔工。

崔工没想到，自己刚从首都北京，清醒白醒回到“首都”47公里，就醉了。家属楼、单身楼相对集中的47公里，算个中心生活区，故被称作这条10公里长“夹皮沟”的首都。

47公里公路边小餐馆。操着川普口音的老板娘为客人频频上酒，绿豆大曲空瓶子，在餐桌上横七竖八。

几个中年汉南腔北调，打胡乱说，成了老少不分、狗音猫音羊音鸟音杂处一堂混为一谈的醉腔。

星月满天，偶有大型夜车打着远光瓮瓮驶过。

崔工在晨雾中穿行。晨雾既像从花蕊山中扑下来的，又像从金沙河里冒上来的。

播音员黑莉说完最后一句话，厂广播站喇叭刚停，崔工就跨进办公室。崔工平时上班挺早，精神，准时，他跨入办公室十五分钟后，喇叭才停。晚十五分钟，自然是乙醇上身惹的祸。

崔工是9401厂15车间工艺组工程师。

15车间远远看去就是一匹不大不小的青山，也可以说一座巨大的古坟包，里面躺着王或者皇。这匹青山或这座古坟包，有一个可以通火车的洞口，洞口里面被挖空了，空的这一部分，包括其中的加工、装配操作间和工艺室、办公室、材料库、卫生间、淋浴室等，就是15车间。车间的墙面除了操作规程、安全制度之类的东西，还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准备打仗”等标语。山洞内灯光如炽，亮如白昼。

15车间是洞子车间。9401厂二十来座车间中，有三座洞子车间。

崔工慵懶地收拾了办公桌面，喝水，躬腰，慢吞吞将钥匙插入铁皮资料柜锁芯，一圈，半圈，四分之一圈，反时针，顺时针，崔工像一位笨孩在扭动一件老式玩具的聪明发条。

随着柜门的打开，崔工身心一紧，魂飞魄散！

崔工一遍一遍倒腾柜中资料。资料扒出来，如雪花飞扬，撒满一屋。崔工像一个疯狂的拾荒匠，拼命刨，直到把自己刨成一块垃圾，软软瘫倒在更垃圾的资料中。

屋内同事惊讶地望着他。

他突然跳起：一条饿极的母狗扑向墙角，摁响警铃。

山洞内警声大作。

崔工喊来的保卫，把崔工带上了警车。

15车间在52公里，因为车间距鲟泰县城52公里。9401，所有的地名，皆以公里数指代，即使厂子若干年后脱险调迁到成都，又经过了若干年，那些公里数地名儿，还是公里数。

“肖科长，我真的不知图纸哪儿去了。”

“铁皮资料柜完好无损，把手上的指纹是你的，只是你的。崔工，你都不知道，难道我知道？”

“我？怎么可能是我？我的年龄，工龄，都可以证明的呀！向毛主席保证……”

“够了！别玷污咱伟大领袖！还想装疯卖傻？老实交代吧！”

“交代？我交代啥呢……”

“实话实说！有一说一！”

“我——”

两人皆京语，但不能形成礼尚往来的关系。在厂保卫科（通绥地区公安局三分局新长城派出所），崔工的申辩越来越小，小到苍白之极。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标语越来越大，大到无以比喻。

此时，离15车间响起警铃，仅仅两小时又半。

崔工还是向肖科长回忆了最近几天，尤其案发前头一天的事。令肖科长大为失望和光火的是，崔工回忆的关键处，是一段空白。

一位漂亮女保卫沙沙沙做着笔录。

有保卫进进出出，向肖科长耳语。

崔工说，半个月前，他与032基地计划处人员一行9人，到北京参加某型号产品图纸会审，回到厂里，刚一下班车，就碰到几个老三线、老哥们儿。于是，约了晚上在路边餐馆喝绿豆大曲。第二天，一到办公室，就发现图纸不见了。就半个月，谁知道这半个月里发生了什么？

肖科长说，请把你那几个老三线、老哥们儿的名字告诉我。崔工说，李华海、易曦、白兵、白健、胡志国。对了，还有俩打篮球的，展二娃、炸弹。肖科长问：

“喝完酒后去哪儿了？去过办公室吗你？”

“没有去过办公室，绝对没有！”

“那你去了哪儿？”

“直接回了家里。”

“你不是说你有酒后失忆的毛病吗？那里可是一片空白！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一切，谁作证？”

“老哥们儿可以作证，他们看见我的儿子把我接回了家。当然，我的儿子也可以作证。”

“你的老哥们儿也醉了，只有李华海看见你儿子把你扶出了餐馆。李华海说，你儿子不想扶你，是展二娃让他扶的。但你们父子去了哪儿，李华海说不知道。我想，你自己也不知道。”

“对了，我老婆看见我回家了。”

“但她没看见你是从何处回的家。”

“从餐馆。”

“那是你儿子说的吧。”

“我的儿子进不了15车间、进不了我办公室。”

“可是，你能进去。并且，你的出身，你的不清不白的个人和家庭背景，都在说明一些问题。”

崔工儿子蒯老二在家睡懒觉。两个保卫一进屋，他才起床。此前，他妈喊他起来吃午饭，他死得像头猪。

崔工出事了，但崔工老婆、儿子，一无所知。由是，面对保卫，一脸懵懂。

崔工老婆杏花是家庭妇女。因为男人是专业过硬的工程师，其自愿到三线的申请又被组织批准，故，一家人获得“农转非”政策。关于这一点，后边有专章讲述。

“你是崔工的儿子蒯老二？”“你知道还问啥？肖科长。”“你认识我？”“在401，谁不认识肖科长？正像，谁不认识蒯老二？”“你昨天遇到你爸了？”“是啊！”“好。说一下。”“昨晚找哥们儿玩，正好路过餐馆，展二娃见了我，说你爸喝高了，让我接回家去。我不想接的，但还是接了。陪爸走了阵，见他没事，走到咱家楼下，我就找哥们儿玩了。”“就这些？”“是啊。”

两个气韵不同的口音，在中国西南的空气罅隙中，形成品相相同的流动。

崔工架到保卫科后的第五天上，肖科长收到一封匿名信。肖科长拆开信封，读到的第一句话是：“谁都可能监守自盗，崔工不可能。”第二句话是：“你们要抓的人是牛大荣。”第三句话是：“请为我保密。”

正是这三句话，让肖科长打消了为寻找告密者，而骚扰手下和全厂干部职工的念头。

告密者的话他不信，其暗查结果却令他不得不信。

月黑风高之夜。牛大荣被两名牛高马大的保卫扑在被窝里。

住在47公里3号单身楼206室、与牛大荣同宿舍的两位工人，小宋和小青，呆若木鸡。望着室友五花大绑的背影，二人嘀咕，狗日的隐得深，把哥们儿都瞒了——狗日的犯了啥事？

说来也巧，牛大荣出事后，小宋和小青，也成了我的室友，或者说，我成了他俩的新室友。这事儿也留待后面说。

却说二人正嘀咕间，又有两名保卫走进宿舍。俩精小如幼鬣的保卫一声不吭，默默将牛大荣床铺、木箱抄了个底朝天。最后，一保卫抓着从木箱里找到的一张蓝图一张收条，冷笑三笑，出屋。同伴紧随。

小宋小青，有一种毛耸耸、阴森森的感觉，在脚板至发梢间反复捋窜。

按照匿名信提供的“某型号产品图纸失窃案”暨“某型号产品泄密案”嫌疑人姓名，牛大荣被拷进保卫科。

保卫科是一幢“干打垒”房子，在47公里处的山脚下，面前有条清冽的小河，是金沙河。保卫科那幢“干打垒”房子，我后来与洪师傅、蓝亦汪、皇繁简等办颜色主义诗社时，可没少跟它打交道。这会儿，牛大荣一路都在想，我咋了，是梦吧。

路边一些人看他，小声猜测。这些人一些穿厂服，一些没穿厂服，后者大多是地方上的。

才初冬。好些人外边罩着军大衣。金沙河边缘的凝冰，反着太阳的光。

二

牛大荣这坨160斤的肉在保卫科审讯室里，心在审讯室外。告密者谁？

他明白，自己如果犯了事，一定犯了耍朋友的事。他不明白，无论是菊花、燕子，还是贾天棒，自己都付了保密费的，他们怎么能吃了保密费而不保密呢？

对了，赵小莉就没吃保密费，该不会是她吧？

半年前，牛大荣还不认识赵小莉。那时，他只认识菊花、燕子。那时他认识菊花已经年余，认识燕子也有数月之久。

认识菊花很偶然。星期天，邱二姐张罗下，坐班车去酃泰县城相女友，他相上了女友，女友没相上他。介绍人邱二姐在县城有事，第二天回。他在县百货公司、电影院处，溜达了一些时间后，向车站走去。金沙工农区与县城一个格子（级档），但人气与热闹却是没法比的，前者以前毕竟只是人家的一个乡镇嘛。镇升格工农区，才几年？人家县城，可有上千年的城池建设生成史。邱二姐没说女友没相上他的原因，他也懒得问。邱二姐也没问他相上女友的原因，当然，问了，他也懒得说。他没有多少懊恼，这样的情况，家常便饭。从他吹着口哨去车站的情形看，不似威风扫地，更像凯旋得胜。

正是在车站购票处，他遇到菊花。菊花一看就是一村姑、一菜农。她眼泪巴巴，诉苦衷，鸣冤气，喊着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同志，向他们借一块二的车票钱。她的卖菜钱包，被小偷摸了。看得出，她已经在这儿待了不少时间，末班车都快开了。

菊花也把牛大荣喊了大哥，但牛大荣没有反应。

牛大荣站在一边看了她好一阵，见整个候车厅只有他与她时，就去买票。努力无效，万念俱灰，菊花蹲在一副空担边轻轻哭泣，心情比门外的天空黑得更快。

牛大荣买了票，刚一转身，就见菊花可怜兮兮站在他背后。

“大哥，相信我，我会还你的。一块二，也还得起。你把地址给我，我找屋就寄你。”

“走吧，”牛大荣一边把手中两张票中的一张错开，递给菊花，一边帮菊花拎起扁担、箩筐。进检票口后，又帮她把卖菜工具放在车顶上绳网里。

车在公路上颠簸，他在她身上颠簸。这是牛大荣成年后第一次在女性身上颠簸，他感到奇妙。以前，车上，也出现过产生颠簸的机遇，但身边